

XIANG JU DE DI

FANG SHI TIAN TANG

张博文 著



相聚的地方是

天堂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相聚的地方是天堂

张博文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聚的地方是天堂/张博文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
2002

ISBN 7-5006-4760-3

I. 相... 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744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[www. cyp. com. 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4015396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河北三河市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3 印张 260 千字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 册 定价: 19.00 元

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一生中你爱过多少人？一生中你有过多少雨中的恋曲？一生中你的伞下有过多少相依相恋的故事？

题记——

如果一生中只能爱一回，灵魂中便是你的剪影，肉体上便是你的爱痕。

题记——

深秋的彭城市。

绵绵的秋雨在头顶上飘着，冰凉的雨丝飘坠在林伊乔的头发上、面颊上和洁白的婚纱上。深秋的夜又冷又湿，但林伊乔全然不顾，浑然不觉，她只是一直向前走去，仿佛就这样子走到世界的尽头。

世界的尽头吗？是的，世界的尽头有个声音在呼唤她，世界的尽头有个人在等她，这个人就是她今天的新郎——欧阳大维。他是她爱了四年的人，也是她等待了四年的人，四年的等待只为了这一天，披上婚纱做他的新娘子！可是，新郎呢？他到哪里去了？

“哦！大维！你在哪里？”林伊乔在心里呼唤着，她提着长长的裙摆继续向前跑去，她渐渐地狂奔起来，奔过一条又一条湿湿的街道，车辆从她的身边来来往往地穿梭着，疾驰着，汽笛声在她耳畔狂鸣不已，行人都向她投来异样的目光，但她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她全部的意识 and 思维里，只有一个人影——大维！大维！你在哪里？她呼喊着重，寻找着，狂奔着，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影子。

“伊乔，你面对现实吧！大维已经死了！他现在就躺在殡仪馆里，你去看看吧！”这是伟宇轩的声音，那好心的哥哥，那一直深爱着她的表哥，不止一次地告诉她，“伊乔，你面对现实吧，大维已经死了。”

不！像是有人当头给了她一棒，伊乔悲痛难忍，昏然倒地，洁白的婚纱上沾满了泥水。她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可是，一

阵强烈的眩晕又将她击倒。她伏在地上，泫然流涕，头痛欲裂。这时候，伟宇轩从后面追了上来，他抓着伊乔的胳膊，用力地摇晃着。

“伊乔，你醒醒！你要面对现实。大维已经死了，你去看他最后一眼吧。”

伊乔慢慢地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望着伟宇轩，然后她从地上站起来，点了点头。

“伊乔，今天是你和大维举行婚礼的日子，他一定不喜欢爱流泪的新娘，是不是？来，跟我走吧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”宇轩含泪说。

伊乔又点了点头，和宇轩一起向殡仪馆走去。

欧阳大维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，他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西服，胸前别着一朵艳丽的新郎花，他睡着的脸是那样平和、安详，他的唇边似乎还留着一抹幸福满足的笑容。是啊！今天他是世上最幸福的男人，他的新娘林伊乔是世上最美的新娘呵！

伊乔缓缓地走向前去，她走到大维的身边，然后跪了下来。她打开手里的那只红丝绒盒子，取出一只钻石戒指先给自己戴上，然后又取出另一只替大维戴上。她含笑地低下头，用一双无限深爱的眸子凝望着大维的脸，然后，她亲吻大维的额头、鼻子、嘴唇，泪水不知不觉又滑落了下来，最后她干脆抱着大维的头，将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上，发出了一声啜泣的、心魂俱碎的狂呼：

“大——维！”

二

一九九四年，夏天。

当列车喷着白色的烟雾，缓缓地停下来时，林伊乔已提着简单的行囊置身在彭城喧闹嘈杂的火车站里了。此时天色已近黄昏，外面正飘着小雨。

想想看！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前，她才告别了母亲，确切地说，还有一个同桌三年的同学蒋海程，一直静静地站在一边。而母亲乔清竹却一个劲儿地流眼泪。

林伊乔想安慰安慰母亲，但她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语言，她深知，母亲流泪绝不仅仅是因为面对分离，也不是因为她考上大学而流的喜悦的泪水，母亲流泪恰恰是因为她考上大学了。

林伊乔掏出一块手帕，一边为母亲擦着眼泪一边说：

“妈，别哭了，您一向是个坚强的人呀！我考上大学您应该感到高兴才对，怎么反而流泪了呢？”

“我，我是感到很高兴，可是，可是妈妈却交不出学费呀，妈妈真没用。”乔清竹哽咽着说，随即又低下头一个劲地抹眼泪。

“妈，别哭，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，您不是常常教诲我吗，贫不足羞，可羞的是贫而无志。到了彭城我可以勤工俭学。”伊乔安慰母亲说。

“可是，妈妈真的很抱歉！”

“妈妈，您不要太难过，好吗？”林伊乔继续安慰着母亲，“贫穷并不是您的错误，到了彭城我真的可以勤工俭学，再说姑妈也会帮助我的。”

母亲稍稍收敛了眼泪，她望着一边的蒋海程，关切地问女儿：

“伊乔，你和海程相处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仍然是一般朋友。”伊乔淡淡地说，她明白母亲的心思，在母亲的眼里，她和海程是完美的一对，母亲从来都没有把她和海程分开过。

“伊乔，感情虽然不可勉强，但可以慢慢培养。一见钟情固然可喜，但不一定就能永恒。”母亲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我知道，妈妈，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，您放心吧！”伊乔柔和地说。

母亲点了点头，她抚摸着女儿的脸颊，指尖上透出那母性的温柔，她又叮咛了一句：

“尊重爱你的人，孩子。妈妈先回去了，你和海程谈谈吧。”

“保重！妈妈，我会常写信给您。”伊乔依依地向母亲挥了挥手，这才向海程走去。

海程是一个稳重而漂亮的大男孩，高高的身材，一双炯亮的眼睛，一张俊朗的脸，唇角总是挂着腼腆的笑。同桌三年，他一直暗恋着伊乔，可是，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她坦白，尽管他已为这份爱寻找了一千个理由。

“对不起，海程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”伊乔走到他面前，抱歉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，母女情长。你第一次远离家门，母亲总是放心不下的。”海程说完，对她笑笑，又说：“伊乔，到了彭城，记得常给我写信，告诉我你一切的情况。”

“我会的，你到了南京炮兵学院，也要给我写信。”

说完，两个人都沉默着。伊乔注视着海程，同桌三年，她对

他一直没有男女之间那份特殊的感情，尽管他有一副出色的外表，尽管他在她父亲去世的这几年里，一直关心她，照顾她，甚至呵护她，可她对他只有感激，没有刻骨铭心，没有朝思暮想，她无法强迫自己去喜欢他，去爱他。而此时，面对分离的一刹那间，林伊乔反而感到心里有一份淡淡的离愁，她说不清是因为海程眼底的那抹忧郁、那抹关怀？还是因为在离别的场合中，人的感情总是要脆弱一些？

海程也在默默地注视着伊乔。今天，面对分离的这一刻，自己会有勇气向她表达自己的爱吗？他望着她那张冰清玉洁的脸，望着那双闪亮如星的眼睛，以及那一头飘逸的长发。他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伊乔，你这美丽的小女神！你可知道有一颗怎样痛苦的心在为你相思，为你憔悴吗？”

“海程，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？你说吧。”伊乔打破了这令人不安的沉默。

“噢，是的。”海程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是的，他是有话对她说，他必须要说出他心里最想说的话，否则，他要被这单相思的火焰活活烧死。

“伊乔，我爱你！”海程鼓足了所有的勇气，说出了这句惊天动地的话。

“不！”伊乔轻轻地摇了摇头，“海程，不要轻易说出这句话，我们都还太年轻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担负感情上的事情，让一切顺其自然吧，好吗？”

该死！海程痛苦地闭着眼睛，唇角浮现一个无可奈何的笑，他知道她一定会拒绝他的。该死！明知道她会拒绝，却还要说出来。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。

“也好，顺其自然吧。”他“勇敢”地说。

“海程，车来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
“那好，一路顺风！”海程向她挥了挥手。

此时，林伊乔就置身在彭城拥挤不堪的火车站里。彭城对于她来说，是一个陌生而又充满未知的世界。

林伊乔提着简单的行李，在人群中慢慢地穿行着，她时不时地抬头望望四周，以期能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或者是一个她熟悉的声音，然而什么都没发现，她不禁有些茫然。姑妈不是说好了来接她的吗，怎么还不见人影呢？那表哥呢，已经多年不见，他会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对她好？还有表姐和表妹，她们是否能友好地接纳自己？这个年代的人情似乎淡漠得多，伊乔不免有些为自己担心。

“不管那么多了！”林伊乔自言自语地说，然后她自信地甩甩头发，握着母亲交给她的地址，向站台那边走去。忽然，她看到站台上有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板，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：接沭城林伊乔小姐。

持牌子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但林伊乔认出那不是表哥伟宇轩。他是谁呢？先问问看吧。于是她向站台前靠近了一些。

“这位先生，你好！我是沭城来的林伊乔。请问你是——？”她试探着问。

“哦！你是林伊乔？”小伙子打量着她，不由眼前一亮，好漂亮的女孩子！小伙子暗暗喝彩了一声，他注视着眼前的女孩，修长纤巧的身材，着一袭素洁长裙，冰清玉洁的脸，清亮如水的眸子，乌黑亮泽的长发。好飘逸的女子！他敢打赌，他生平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孩子！

“你真的是沭城的林伊乔？伟宇轩的表妹？”小伙子微笑着

问。

呵！好动听的男中音！林伊乔的心不由颤动了一下，她生平没有听过如此悦耳的声音。

“我是伟宇轩的表妹，沐城来的。”

“你好，我叫欧阳大维，是伟宇轩的朋友，他临时出差去了，所以，他让我来接你。”欧阳大维边说边接过了林伊乔手中的“行李”，如果那只陈旧的柳条箱也能算行李的话。他下意识地打量了她，发现她的眼中有一抹深重的忧郁。

林伊乔听欧阳大维这么一说，就跟在他后面，一起向外面走去。站台外面，小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雨并不大，但足以打湿行人的衣服。欧阳大维抬头望望天空，又看看身旁的林伊乔，对她说：

“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“可是，雨水会淋湿你的。”林伊乔担忧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！男人是不怕雨淋的。”他说完就迈开长长的腿冲进雨中，那奔跑的样子，简直帅呆了！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从站台上看到欧阳大维起，林伊乔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当然，她说不清是什么缘由，或许是欧阳大维长得太“旋”的身材，或许是他长得太“酷”的一张脸，又或许是他那副独具魅力的嗓音与气质，总之，她对他有一份莫名的好感，这是和海程在一起时所没有的。

一会儿工夫，欧阳大维回来了，浑身湿漉漉的，他本想买一把伞为林伊乔挡挡雨，可是，没买到。他只好抱歉地笑笑。

“来吧伊乔，让我用掌心作伞为你遮风挡雨吧。”大维说完，自己吃了一惊！仅仅是第一次见面，他竟直呼对方的名字了吗？

“用你的掌心吗？”她感动地望着他，他含笑地点点头，然后一起走进雨中。

彭城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，那宽敞明亮的街道，鳞次栉比的楼群，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，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。远处的霓虹灯与万家灯火相互辉映，那来来往往的人群，那穿梭不停的车辆，使整个彭城看上去，就像一幅立体而生动的油画。

欧阳大维和林伊乔漫步似的走在雨中，他不时地打量着她，四目相对的一刹那间，没有陌生，没有拘谨，双方都觉得对方是相识已久的朋友。大维用掌心覆盖在伊乔的头顶上，伊乔的心里充满了感动的柔情。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他们慢慢地走着，没有埋怨天气，没有慌不择路。相反的，他们走得那样从容，那样默契。在雨中，他们用彼此的双眸交流着内心的独白，虽然掌心之外的世界飘着冷雨，可他们的心房里却像落了一层阳光，暖融融的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：一只手能撑起一片多大的天空？一只手能挡住几滴冷雨？一生中你有过多少雨中的恋曲？一生中你有过多少相依相恋的故事？你是否也曾想过用你的掌心为恋人挡住今生的风雨？

“伊乔，你喜欢雨天吗？”大维问。

“喜欢。你呢？”她孩子气地问。

“我也喜欢，所以才陪你在雨里走呀！”大维微笑着说。

“可是，你的衣服已经湿了，却还顾着我。”伊乔边说边不安地望着他。

“伊乔，我愿意的，我愿意这样做。”说完大维又吃了一惊！他弄不明白自己今天怎么总是口不择言。

过了一刻钟左右，大维带着伊乔停在一个大院子前面，他掏出一串钥匙熟练地打开了大门。

“伊乔，我们到家了，进来吧。”

“嗯。”伊乔应了一声，跟着走了进去。

姑妈家的房子相当漂亮，一幢西式的别墅，一个花团锦簇的花园，一条走道向里延伸着，两旁长满了绿色的植物，很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味道。

这样的环境给林伊乔带来了很深的自卑感。自己就像一只清贫的鸟，从此就住在这样华丽的房子里，这对于她来说，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境。她神思不定地跟着大维走进了客厅。

客厅布置得很有情调，墨绿色的地毯，浅绿色的落地窗帘，屋里的所有家具都采用单一的乳白色调，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客厅的雅致氛围，相反地却给人一种清新爽快的感觉，这和外面那燥热潮湿的天气相比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
但真正吸引林伊乔目光的并不是这些高雅的装饰，而是落地长窗前那一架乳白色的钢琴。记忆当中已有多久不曾触摸过钢琴了呢？两年或是三年！她叹息了一声，情不自禁地走到钢琴前，指尖在钢琴键上轻轻地一滑动，一串美妙的音符就从她的指缝里流淌了出来。

“你会弹钢琴？”大维惊喜地问。

“会一点儿，不太多。”她谦和地说，忽又不解地问：“姑妈家谁会弹钢琴？”

“伟佳会弹。不过她很少弹，这架钢琴只是一种摆设罢了。”大维笑笑说。他将那只箱子放到一边去了。

“姑妈她们呢？”林伊乔问。直到现在她还没有看到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。

“呵，忘了告诉你，伯母和伟佳姐妹俩外出度假去了，估计明天就回来了。”

伊乔点点头，忽又孩子气地问：

“你会弹钢琴吗？”

大维笑着，摇了摇头，然后他说：

“我虽然不会弹钢琴，但我喜欢听，很高雅的一个乐种，不是吗？”

“那我弹给你听，好吗？”伊乔认真地说。

“我想，穿着一件湿衣服弹琴，未必是一件舒服的事情，你说呢？”大维风趣地说。

伊乔经他这么一提醒，赶紧低下头看看自己，那薄薄的衣裙紧紧贴在成熟的胴体上，少女那特有的曲线毫无保留地呈现了出来。伊乔的脸一下子羞红了。她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伊乔，那边是卫生间，你先去洗一下吧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她关切地问。

“我回去换衣服，我住在淮海西路，很快就到了。”大维边说边向门口走去。

“你要走？我会害怕的！”一层忧郁很快地染上了伊乔的眉梢，她打量着这偌大的屋子。这样陌生的地方，留下她一个人，确实可怕。

大维停下脚步望着伊乔，见她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立即对她产生了莫名的怜惜。

“伊乔，我回去换下衣服，待会儿过来陪你，好吗？”他含笑说。

伊乔立即松了一口气，她柔顺地点点头，忽又想起什么似

的问：“我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“我姓欧阳，你就叫我大维吧。”

“那待会儿再见，大维！”她温柔地说。

“待会儿见。”大维依依地向她挥了挥手。

三

送走了大维，林伊乔用最快的速度从箱子里取了一件衣服，然后就冲进了浴室。刚才的样子太糟糕，她要重新给大维一个清新亮丽的形象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“女为悦己者容”？她笑了笑，无法总结自己的感觉，总之，她要给他一个全新的形象。

洗浴之后的林伊乔换了一件纯白的纱裙，显得那样清纯脱俗。她赤着双足，提着那只箱子上楼去了。

凭着直觉她找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房门是半掩着的，她推开了进去，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就是临窗摆放的书桌，桌上放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几行漂亮的钢笔字：

伊乔：

欢迎你来！不巧得很，我临时出差不能去接你，而母亲和妹妹也都不在，抱歉！但愿你喜欢我们为你准备的一切，但愿你和大维相处愉快，明天见。

伟字轩留言

看完字条，林伊乔放心了许多，看来他们是欢迎她来的，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糟糕。她欣慰地笑了笑，然后打量着这间屋子。

房间并不大，但布置得很雅致、很舒适，床帐桌椅齐全，而

且都是新的，书桌上放着台历、墨水，还有一套精致的笔插，窗子上挂着粉色的百叶帘，墙上还挂着许多女孩喜欢的小挂件，屋子中间吊着一串伸手可及的风铃，微风吹来，发出清脆的、琤琤琮琮的响声，好听极了！一个小小的房间被布置得这样温馨，这样和谐，看来姑妈是一位很善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女人，就像她懂得这室内布置一样。伊乔站在屋子中间，不禁地叹息了起来。和自己那个寒酸的家相比起来，这里简直就是小小的天堂了。

林伊乔打开箱子，将衣服一件一件地挂进壁橱，衣服实在不多，只是几件换洗的夏装而已。等到一切都收拾好了，她已有了几分倦意。本来嘛，昨晚一夜未睡，海程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为她开了一个小小的欢送舞会，一直玩到很晚才回来，母亲又叮嘱到天亮，今天又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，怎能不累呢？

林伊乔倚靠在床头上，脑子里想着母亲和蒋海程，以及刚刚离去的欧阳大维。欧阳大维！好特别的名字！他和姑妈一家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仅仅是伟宇轩的朋友吗？她在心里猜测着，但转念一想她又笑了，管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，反正和自己没关系。可是，她的耳边立即响起了大维对她说过话：“伊乔，我愿意的，我愿意这样做。”她本想忘了大维，不再去想他，自己应该多想想海程才是，这样的念头在脑中一旦形成，她反而越来越想念大维，大维的影像也越来越清晰了。

林伊乔就这样子在心里想着大维，不一会儿的工夫，她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林伊乔醒来的时候，夜幕已经完全降了下来，窗外的雨还在缠绵地飘着。她站起身伸了一个大懒腰，刚才好一阵小睡，睡得可真香！她打开一盏小壁灯，然后踱到窗前，花园里的景

致还依稀可辨，大院门上的灯不知什么时候亮的，她一下子想起大维，他不是说来看她的吗？难道他已经来了？她一惊，随即往楼下奔去。

客厅里冷冷清清的，大维并没有来。林伊乔的心里好一阵失望，说好了来陪她，为什么不来呢？她落寞地走到钢琴前坐了下来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份莫名的企盼：今晚，大维会来吗？如若不来，自己该如何面对这长长的黑夜？

林伊乔坐在钢琴前弹了一支钢琴曲《给母亲的信》，她爱母亲，所以，借着这首优美的曲子寄托对母亲的思念。她专注地弹着，弹了一遍又一遍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琴思之中，忘了什么叫做时间。

大维下节目之后就直奔这儿来了。两个小时的节目主持，仿佛有两个世纪那么漫长，他从未觉得时间过得如此缓慢，所以，当他摘下耳机，走出电台直播室的时候，他就像一个被释放的囚徒一样激动、快乐。他愉快地走在大街上，从未觉得夜间的空气是这样清新，这样美好！从未觉得街上的霓虹灯是这样绚丽，这样多彩！尽管天上还飘着绵绵细雨，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这多情的日子里，他不是邂逅了一个美丽女子——林伊乔吗？

大维不由得在街头欢快地跳跃了一下，他的心情从未像今晚这样好过。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？如果有，那一定是件快乐的事情。他这样想着，不由加快了脚步，向伟宅走去。

大维刚走到院子里，就听到了屋里传来的钢琴声，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的，那优美的音符，那么清脆，那么悦耳！一定是她在弹琴了。伊乔！他念了一遍她的名字。好美的名字！好美的女孩！她的一切似乎都是美的，举手投足，一颦一笑，都那